

四川人的大夢其醒！

四川人的大夢其醒

目錄

一時機

中原發生戰爭——四川局面醞釀——大家需要辦法的時機——供獻一種辦法。

二辦法

不是應付中原變化的辦法——是在現局以外求辦法——人事上可靠的辦法。

三意見

許多人都是沒有意見的——極端相反的兩個將領，却有極端相同的意見和極端一致的行動——意見與行為極端一致，又何以極端衝突。

四衝突

衝突正由於意見或行動相同——衝突內容——上下級間的衝突——兩部隊間的衝突——內部無衝突，全在與他勢力衝突。

五比賽

比賽是一種社會興趣促成的——比賽是一切人興趣集中的事情——比賽是促起人們行動的原動力的一種——比賽普遍的四種行動「要」「偷」「搶」「爭奪」，

結果使不斷的爭奪。

六覺悟

努力爭奪的結果仍是爭奪——以戰爭作方法，永遠不能促成軍人的覺悟——促起人們覺悟，惟一的是撥開現局。

七公共理想

以個人為中心的事業，不能促成一羣人的團結——團結人羣的方法，是提出公共問題，建設公共理想——公共理想的利益，是完全在公衆身上——公共理想，是從全部公共問題中提出解決的具體計畫——公共理想，是公共生活中間的人們，全體都應該有的理想——革命進程是應該且建設，且破壞。

八經營

四川的交通——鐵路，馬路，航路，四川的交通計畫——四川的經濟事業——改良開採煤鐵方法，天然發動力的利用，機器開採鹽，蔗糖製成精糖，設大規模造紙廠，改良養蠶，織機繅絲，提倡織造，改良養羊，提倡紡毛，提倡毛織，改良紡蘇織布，機榨桐油，製造油漆，開油田，製水泥——四川的教育事業——學校教育，籌畫小學教育，中等教育，大學教育，社會教育，籌畫圖書館，博物館，運動場，公開集會，公開講演——財政問題，軍事問題。

九秩序

建設秩序是根本，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前提——要政治上軌道，正是要政治有秩序——戰爭是破壞秩序的——有公共生活便必需有秩序——政治建設是秩序建設的問題——創造秩序由自己有序序起。

一〇人 不是一切問題無法解決，是人無法解決問題——四川的問題不是沒有辦法，

是沒有人——有人才，亦被社會毀壞；第一是專門人才，第二是高尚志趣，第三是良好習慣——今後訓練人，是一切問題的中心問題。

一一盼望 認清楚力量——真正力量，不在軍隊，而在政治影響——政治影響，是在

不良之政治狀況下面，做一個好榜樣——認清楚幸福——幸福不在享受，而在創造——擴充愛的對象——變更愛的方法——認清楚目前大好的時機。

一二怎樣下手 專門人才聯合起來研究政治問題，全川專門人才會集討論建設

的問題——開全川將領會議，商量四川人的問題——組織委員會指導致核各種專業的進行——此種辦法無悖乎三民主義，無悖乎國家統一。

四川人的大夢其醜
目錄

四川人的大夢其醒！

一 時機

前一會中原忽發生了戰局，最近中原的戰局忽發生了一部分的變化，便急遽地促起了四川人——尤其是四川的軍人——耳目心思的緊張。十分留意着中原如何變化，亦十分留意着自己如何應付中原的變化；或許要利用牠，或許因牠而發生恐慌。向來中原有了問題，都予四川以深刻的刺激，感覺非常敏銳的人們爲中原揣想，亦復爲四川揣想，有些或竟把揣想當做事實，或竟多方採取這些消息，根據這些消息打算些辦法。於是乎弄得滿城風雨，祇圖苟安的四川局面，又有許多醞釀，又有不可終日的現象。

無論甚麼人也應該知道這是**四川危險的時機**；不過從我們看來，也是**四川良好的時機**。根據十八年來的歷史，每次戰爭都由若干時間醞釀起來的，四川人都知道四川在醞釀戰爭了，却也讓他們一直醞釀到戰爭的時期，所以醞釀最是危險的時機。不過由另一方面着眼，平日在可以苟安的局面中，甚麼人也不需要甚麼辦法的，以爲苟安

便是辦法了。現在大家都注意到中原的變化，同時又都注意到自己的辦法，或且還沒有確定何種辦法是可以應付變化的，正在急切地尋求牠。如果趁這時候供獻大家一種辦法，雖然不見得最後採納，可也許邀得大家幾分注意，止此，也算我們供獻這種辦法的望外的效力了。

一一 辦法

不過大家要知道，我們提出來的辦法，絕不是怎樣去應付中原的變化——如果變化成這樣，我們左手拿出這樣辦法；或變化成那樣，我們右手拿出那樣辦法。變化是不可捉摸的，有如同炸藥炸開一塊石頭一樣。我們絕不能預料炸開以後有若干破片，何片飛向何方；亦並不能預料此塊石頭是否成爲破片。我們如果用盡氣力於這樣的預料，並且倉皇的引頭避那一破片或伸手接這一破片，不惟爲事太苦，而且冤枉。

又因爲變化太快。縱有巧妙的應付辦法，每每剛才決定或剛才準備，那種變化又已變化了，剛才變化過去，或又變化過來了。縱然感覺十分敏銳，辦法十分豐富，可以

期必面而周到，也苦追求不及。追求不及，則陷於錯誤，徒得痛苦。不但我們不應該供獻這樣的辦法，而且應該勸大家不要去搜索或使用這樣的辦法。

可靠的辦法不是無定的，不是隨時局的變化為轉移的，還進一步可以轉移時局的變化。牠本來擺好在大家面前，祇要大家睜開眼睛便可看見。祇可惜都被現局蒙蔽了，誤以為惟一的世界是現局，惟一的道路是如何應付現局；却不知現局以外還有更平坦的道路，可由以到達另一個光明的，美麗的世界，大家在一個世界裏快樂地生活去。

因為人們不求可靠的辦法，遂誤以為沒有辦法，亦遂聽便其沒有辦法；但求苟安，苟安於現局裏面，或更於現局裏面苟得利益，苟得進展，苟可以與人比賽，便足以苟自娛或且自豪，這是何等足堪悲憫的現象。

又因為人們不求可靠的辦法，遂誤以為人事不可靠，大家不復信仰人事，而相率信仰佛，信仰道，信仰……，如果都是沒有知識的人們，也還不關緊要；却由有知識的人們領導起來，研究，尊崇人事以外不可明瞭的現象，不可解決的問題，不可到達的境地

，而自信其可解決，可到邊。却沒有人領導大家去研究，尊崇人事上可靠的辦法。有講佛的團體，有講道的團體，有講……的團體，却没有講政治問題的團體。本有政治團體，也有政治工作，却一向不集合起人來講政治問題的。

三 意見

一位朋友從各省跑了轉來，曾經考察各省的情形，覺得中原的將領，不肯一致把中華民國弄好，你要這樣，我偏要那樣，專在準備相互間撕戰，歎息着說：「中國人太愛鬧意見！」其實不然，從我們看來，這許多人都是沒有意見的。另外一個朋友，亦曾經遊歷中原，會過許多中原的將領轉來。他便曾經問過許多將領對於中華民國的現在和將來有其應公營的辦法沒有，得的答案，大概都是默然。可見他們對於中華民國實在沒有確定的或光明的意見。如果有了意見，爲甚麼不堂堂正正發表出來，縱然有些不同的地方，大家同着討論，修改，以期把中華民國弄好起來！

回轉來看四川，亦是一樣。許多將領何嘗一度提出四川現在和將來的問題，提出解

決問題的辦法，以求人們修正，或求人們贊成？一個人的意見，應該是一個人提出的辦法——一種具體的計劃，大家何嘗對四川有具體的計劃？大家祇在爲自己或爲自己一羣人研究辦法，祇在爭個人偶然認定的利害或一羣人偶然結合起來認定的利害，何嘗對四川有意見。

如果一定說是他們有意見，也可以說：極端相反的兩個將領，却有極端相同的意見。如果有人同他們論裁兵問題，他們一定是一致地認爲應該裁；如果有人同他們討論國家或縮小下來而說四川統一的問題，他們也一定是一致地認爲應該統一。豈惟意見是一致的？兩個極端衝突的將領，行動也是極端一致的。整理財政時，都在整理財政；改編軍隊時，都在改編軍隊；辦理軍事政治學校時，都在辦理軍事政治學校；修公園時，都在修公園；修馬路時，都在修馬路；……：幾乎各方面的行動，條件都可以證明相互一致。偶然有某種行動與其良心上或口頭上的主張相反，也一定是相反的。

既是大家的意見極端一致，行動極端一致，便連聚集在一處討論，修正的手續都不

必要了。有這樣徹底相同的精神，我們真不明白，又何至於極端相衝突呢？而且衝突得無已時呢？由民國元年衝突到十八年而且快到十九年了，不知以後還要到若干年呢？這個理由，因為大家不斷地要準備衝突——抑或許要應付時局，或許沒有時間從容想想，且容我們講講：

四 衝突

我們很顯然地看得明白，各方相互間的衝突，不是由於意見或行動不同，正是由於意見或行動相同。要在中間找一個意見或行動超出於尋常的——與尋常不同的，雖然中間也或許有，我們總還沒有明白地找出，或正因為他們那一樣在尋常狀況之中，沒有一個曾經超出他們；所以永遠祇有相衝突，而不能相制伏。

要解釋大家衝突的內容，可以分從兩方面看：

(1) 從縱的方面看，軍人都講究系統，都講究服從，其實上下常相衝突。上級的人以為下級是我提拔起來的，下級的人却以為上級是我擁護起來的。上級要支配下級的人，下級却亦要挾制上級的人。這還是同一時間的小小問題。每每最初拾上級

的，便是後來倒卜級的。一個軍人在第三階級的時候，想到第二階級，其方法是把第二階級的人抬到第一階級去，自己便到了第二階級。但是，如果自己已到第二階級了，想到第一階級去，又把第一階級的人抬向何處去呢？則最後的方法，惟有對不住而倒了。這樣的上下級軍人的衝突，是到最後來才顯著的，却是從最初起便預的備。

(2)再從橫的方面看，幾乎每一個將領都派得有代表到各方面去，同時亦都有各方面的代表在他那裏。極其聯絡之能事，以求其一致，而其實是衝突的。好比甲與乙兩勢力是常立於反對的地位，甲常聯絡丙丁求其一致，丙丁亦表示一致；乙常聯絡丙丁求其一致，丙丁亦表示一致。直到甲與乙火迸起來的時候，丙丁仍各自算利害，各看形勢。其初促成火迸的原因，正是表面虛偽的一致，而骨子裏絕找不出兩種不衝突的勢力來。

雖然有許多聰明人在陳舊的歷史堆裏找了許多合縱連橫的方法，以求避免衝突，或是聯姻，或是換譜，或是插盟，或是以人爲質；然而這些辦法，從歷史上從新聞上都惟一地證明轉瞬便靠不住。更聰明的人則都結合舊有關係的人，或是同學，或

是同鄉，或竟是至親至戚，以求其內部無衝突，而能一致地以與他勢力衝突；殊不知到最後來，仍一樣是靠不住。

一勢力內部無衝突，其真諦全在其與他勢力衝突。一個系統下面之軍隊，所以成其為一個系統，正因為有協同對敵的作用。如果協同對敵的作用早晨消滅，則向來本是一個系統的軍隊便會夜晚分裂。如果四川有將領憑着一個系統去統一四川，姑且無論成功困難，即令幸而成功了，失敗也就在成功之後。因為分裂也就在協同對敵的作用消滅以後。原有協同對敵的精神，一到此時，便移以相互敵對，祇把射擊的靶子掉了方位。

這種現象是毫無足怪的，因為大家腦筋中並沒有一個社會公共的問題，立足點都在各個人的利益上面的，所以不會有兩人以上的協同動作和協同精神。雖然各個人眼光中所發見的利益不一定都是房廩，田土，嬌妻，美妾的增加，或亦竟是要把四川放在他的手板心上；但總是以個人為中心，以如何取得的方法謀個人的利益或勢力的進取。幾軍而共謀取得一個四川，當然發生衝突了；即令一軍而最後

得卷，此軍下面尚有幾師，不過又變成此幾師而共謀取得一個四川罷了，其結果也當然發生衝突的。基礎建築在各個人的利益上，絕沒有兩個人以上的協同動作，祇有衝突。惟其動作相同——攫取的動作相同，衝突乃愈厲害，何時能够避免？

五 比賽

最堪悲憫的是人們明知現局之壞，而甘沉酣於現局之中，爲所左右，不能而且不肯自擺脫於現局之外以將現局變過。自己並不知道亦不考察這是甚麼緣故。

鄉下人都拚命地掙錢，雖然掙得許多錢了，自己却不享受，亦並不讓子孫享受，吃飯，穿衣，以至於住的房子，用的家具，力求其節省，至與窮人相等。這樣拚命地掙錢，究竟有甚麼意義？解釋起來，這乃是一種社會興趣促成的。社會上相與比賽的事情，便是一切人興趣集中的事情。一般人都羨慕那與於比賽成功的人，那與於比賽的人亦都願由成功而取得一般人的羨慕。鄉下人斤斤有味地談起：「今年某老太爺又買了一大股田，租穀收到整整千石了！」旁邊人亦斤斤有味地聽着而

且想着自己何得也到這個地步。一個有錢人嫁女，許多拾盒由一路經過，旁邊村落中許多老幼男女都站在屋角，不能看得拾盒裏的內容，也要數那拾盒的數目。數到四十架了，五十架了，非常羨慕而且歎息：鄰里親戚，彼此會着，亦要以這拾盒數目作爲談資。這都是人們興趣集中的事情，因爲是大家注意着比賽的，應該爭的一鄉或一方的面子。

一些人都盛傳某人在外面做官，又隨二十萬回來了，都相互勉勵，你快生個好娃娃，將來也這樣做官去。越其乎做官人以找錢爲能幹，爲體面，乃正貪官污吏之所由來了。煙盤子旁邊，一個代表同另一個代表說：「我們老板的家屋越是大，已達幾萬枝槍了，比你們那位老板怎樣！」他們竟認長官是老板，認槍枝是老板的家屋！雖然是擴充槍枝爲着準備戰爭，却也是在比賽家屋。人都獎勵比賽的勝利，所以人都努力從這些方向比賽，求得勝利。

修馬路的時候都講究修馬路，辦市政的時候都講究辦市政，修公館的時候都講究修公館，造濶幣的時候都講究造濶幣，都是比賽着在做。因爲大家比賽的程度都很低，所

以也沒有，一個特別高的。馬路都壞，不會有一處特別造好；辦市政都祇改街道或修公園，不會有一處特別注意設醫院或辦學校。

比賽是促起人們行動的原動力的一種，而且是重要的一種。跑路祇跑一百米，這並無何等意義可以促起人們注意；可是一到了運動會場，幾個人比賽，千萬人贊賞，便成興趣集中的問題了。與於比賽的人，都要大努其力而且大拚其命。今日的全四川也可解釋成一個大的運動會場，不過運動科目不是田賽競賽，獎品不是金章銀章，另有許多花樣。大家比賽最劇烈的科目是戰爭，最企圖獲得的獎品是地盤和捐稅。於如何獲得之外，則研究如何享受了。亦復在享受方面去互相比賽。如何吃大菜，穿大衣，屋內應有何種華麗的陳設，手上應有何種名貴的戒指，都是許多人們懸在心中，目中，口中的問題。既留意人所有的，又留意自己所有的。要能夠以所有的表現在人羣中才是體面，要能夠以如何取而有之的能力表現在人羣中才叫能幹。利用比賽所有以獎勵人取得其所未有，於是逼成人們有四種普遍的行為。

第一是「要」，蓬着人便苦苦要接濟，要調劑。

第二是「偷」，錢到手便舞弊，官司到衙門便秘密槓取。

第三是「搶」，團總之於一鄉，軍隊之於一方，苟有力量，都盡力搶。

第四是「爭奪」，一物而兩人或兩羣人要取而有之，則當然拚命爭奪了。如果大家不斷地比賽其所有，又不斷地比賽其行爲，如何取得其所未有——要，或偷，或搶，所得惟一的結果，便是不斷的爭奪。失敗便是最後的結局。

六 覺悟

由第三節到第五節提出來的問題，都是人們——尤其是四川的軍人——一把鏡子，可以把自己和自己的所爲澈底地照照；亦是一把算盤，可以把自己的所得澈底算算。大家努力於爭奪，所得的結果仍祇有爭奪，何以終不覺悟？由民國元年快到民國十九年了，無數走一條道路的人們，由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以來，都次第失敗完了，絕不見有最後成功的。雖然目前還有許多人們在那裏掙扎，沒有到達最後失敗的一天；我們亦可以斷定，如果他們不改變道路，最後亦祇有失敗。是非利害如此彰明較著，何以終不覺

悟？

一個軍人專求戰爭上的成功，結果却顯然失敗了，有這親切的證明，總該促成自己的覺悟。然而他祇覺得戰爭方法的錯誤，絕不覺得戰爭的錯誤。祇有再想方法預備戰爭，絕不因此企圖廢止戰爭。有如賭徒，一注輸了，便又加注；再擲而輸，寧擲孤注。祇有因輸而拚其所有以求贏，絕不因輸而悔賭。所以憑戰爭作方法，永遠不能促成軍人的覺悟。

因為戰爭的關係，因為軍人祇知道攫取人民所有，以預備戰爭的關係；人民的擔負一天比一天重，痛苦一天比一天深；忍受不了，應有起來反抗軍人的時候——應有覺悟的時候。却也不然。一個蛙放在熱水中間，立會跳躍起來；可是，放在冷水中間慢慢地生溫，直到把牠煮沸，也不會跳躍起來的。現在軍人所加於人民的負擔和痛苦，亦正是用慢慢加溫的方法，有把人民煮死的時候，却沒有人民跳躍起來的時候。

到底如何才能促起人們的覺悟？惟一的方法，便是撥開現局

，使人們伸頭來，看看現局以外，還有一重天地，不誤以為現局便是天地。如果人們長埋在現局中間，縱然覺悟了現局之壞，然而不知道何處才好，縱然覺悟了現局之非；然而不知道何處才是，永遠不會從現局中間自拔出來，跳到另外一重天地裏去。因為他們從沒有見過另外一重天地。

七 公共理想

今天以前，一切問題都是以人爲中心，却沒有以事爲中心。我們注意着人的成敗，亦注意着人做這樣，做那樣；却不注意着事的成敗，需要若干人在一樁事中間，或做這樣，或做那樣。我們祇知道四川有許多人在活動——在這裏開會或在那裏接頭；却不知道四川有許多事要待人做——要待許多人共同去做。以四川之大，七千萬人之多，中間又有無數預備治理四川的人才，却不知道四川有些甚麼大事，是四川人應該共同努力做的，豈不令人十分詫異！

姑且不問整個的四川，即已經大家分裂了的若干個防區，每個防區裏面有些甚麼大事，是與人民有關係的，亦或許未具體地想到——雖然亦零碎地想到了一些。再退

一步說：即大家駐在的都市中間，有些甚麼大事，是與人民有關係的；亦或許未具體地想到。再退一步說：即大家駐在的衙門以內，有些甚麼大事，是與人民有關係的，亦或許未具體地想到。一個衙門裏的陋規，一個城市裏的渣滓堆堆，一個防區裏的盜匪，也每每擺得好好地在那裏，沒有人管他。因此，我們非常地太息，四川人太沒有問題——太沒有公共的問題了。

雖然近幾年來，頗有人着眼於地方的經營，市政，交通，教育，實業，都在逐漸提倡，不能不算是四川進步的現象。但究竟是以個人爲中心的事業，而沒有以事業爲中心。以個人爲中心的事業，祇能獎勵人皆各爲其個人，絕不能促成一羣人的團結。

要一羣人團結起來擁護着一個人，便在君臣之義甚嚴的時候，天下一亂，也不可靠；而今君臣之義已廢，形勢變化又甚快而不一，還要一羣人團結起來，始終擁護着一個人，更何嘗辦得到！雖然有些人在那裏作一時的表面的敷衍，亦不過因以各利其自己。各利其自己，則相互間祇有衝突，何能團結？形勢一轉，便各離

異。所以，以個人爲中心的事業，終究是沒有良好結果的。

惟一的，是團結人羣的方法，便是提出公共問題，提出解決公共問題的方法，而且促起人羣去解決牠。換句話說：便是建設公共理想，而且促起人羣去實現牠。今天以前，大家滿懷着個人的理想——如何發財，如何升官如何擴充自己的地盤，如何裝點自己的門面；今天以後，却要把大家的理想，從個人身上移到公衆身上。要一心一意爲公衆打主意，不要再爲個人打主意。要使公衆的生活如何安定——便不要打仗；要使公衆的交通如何便利——便不僅自己備兩部摩托車；要使公衆的生產事業如何發達——便不僅自己拿出錢來做一筆生意或辦一個工廠。如果提倡一樁事業，而爲了自己佔有或自己享用，那還是個人理想，不是公共理想。公共理想的利益，是完全在公衆身上的，個人祇是在公衆中間享受的一員，但絕不能由個人佔有了。

公共理想是從全部的公共問題中，提出解決的具體計畫，不是偶然的建築一條道路，或創辦一個學校。牠含有最後要達到的境域，使人嚮往；亦含

有如何去達到的方法，使人信仰。牠可以取得人的同情，亦可以促起人的決心。牠是人間可以實現的天國，圓滿無缺。人都願意實現牠，而且實現了牠之後，又把牠重新創造。

公共理想是公共生活中間的人們，全體都應該有的理想。一種公共生活中間的人們，亦或許沒有公共理想——解決公共問題的具體計畫，如像今天四川一樣。然而人不能無理想，不過都是些個人理想；社會亦不能無問題，不過都是些無法解決的問題——而且滿目都是無法解決的問題，亦正如今天四川一樣。要替代個人理想，祇有創造公共理想；要解決公共問題，亦祇有創造公共理想。一種公共理想的建設程序，是每每由少數人到多數人，由創造牠到實現牠。

如果一社會裏，人各發展其個人理想，則人與人間不覺其相需，但覺其相妨，不足以促成團結，但足以促成分裂。四川——而且不止四川——正是這樣。惟有建設全四川人的公共理想，乃可以促成相互衝突的各軍，以至於一盤散沙

的人民，一致團結起來，共同努力，每一個人在大的組織中間作努力的一分子，綜合全局，以解決一個整整的問題。必須如此，人與人間乃不覺其妨，却覺其相需。

孫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是為全中國人建設一種公共理想，以促成全中國人的團結；一省一縣一市一鄉都應一樣，各建設其一省一縣一市一鄉的公共理想，以促成其一省一縣一市一鄉的團結，確是必需的方法。雖然公共理想的內容，人或各有不同之點，然可以用討論，修正的方法，促成其相同，促成其一致行動，不致為團結的障礙。而且愈專門的，愈具體的計畫，不同之點愈小，愈成其為全體的——至少亦大多數的——公共理想。

又就革命問題說：人都以為革命問題是先破壞，後建設；亦就把牠截成兩個時期：一個是破壞期，一個是建設期。在破壞期中，祇努力破壞，祇訓練人怎樣去破壞。因為破壞有了若干回訓練之後，這一段工程亦或許終於成功了，但絕不是革命成功了。革命還有一段重要的工程是建設，到這時才開始，而且每每沒有法開始——

因爲向來祇在破壞，沒有經過建設的訓練。於是失敗緊跟隨於成功之後。革命人物循此錯路，每不覺悟。

如果認爲革命是一樁成整的事業。便不能把破壞與建設截成兩段？必需且建設，且破壞；而且必需以建設的力量作破壞的前鋒，建設到何處，才破壞到何處。再進步說：先要有好的建設，然後有快的破壞。河下有一隻好的輪船，壞的木船便攬不著客貨；鄉下有一個好的學校，壞的私塾便招不起學生：這便是顯然的例。大家應該知道：破壞的實力是建設，絕不是槍砲，亦不是軍隊。不要搪塞說：預備槍砲，擴充軍隊，目的是爲了破壞。就令目的爲了破壞，手段亦當採自建設方面，

建設應從心理起，從建設公共理想起。

八 經營

經營的意義便是如何去建設。四川的經營便是四川人應如何協同地，繼續地去建設四川中間需要建設的事業。如何計劃如何整理，如何排除障礙，如何解決

困難：這都是經營中間的問題。

一個外省人會着我們問：「貴省是那省？」我們答以「四川」，他門必十分贊美着說：「好地方！」我們却很慙愧地想道：「地方倒很好，祇是人們太對不住牠了！」這樣一幅很好的地方，要是交與能幹的白種人，早就把牠經營得很好了；我們呢，却不但不能經營，而又加之以蹂躪！

(一) 請先論四川的交通；

(1) 就鐵路說：原來曾經準備建築過的有川漢鐵路——由漢口到成都；曾經擬定過路線的有同成鐵路——由山西大同到成都，有關成鐵路——由甘肅蘭州到成都；有雲成鐵路——由雲南省城到成都，有欽渝鐵路——由廣東欽州到重慶。如果我們從急切需要的而且可能建築的着手，次第建築起來，最後，四川便成一個四通八達的區域，成都重慶尤其成爲交通的中心了。

(2) 就航路說：四川境內，揚子江流域業有二千多里，可以四季通行輪船。其分支有岷江，有沱江，有普江，有嘉陵江，有渠江，如果能濬河整險，施以工程，去其

障礙，亦各有數百里或千里以上，可以四季通行輪船。

水陸交通，如此便利，祇苦國家多事，四川尤其多事，無人顧及。並不是無錢，綜計全省有兵不過二十餘萬，即不裁減，官兵平均每人費用年二百元，當不過年支五六千萬。而稅捐收入，綜計全省，煙稅鹽稅便已各數千萬；糧稅又一年輒徵數年，數倍於以前；尚有一切貨捐，重重徵收，一地方而名目多種，同名目者復多種。計其總額，何止萬萬？如將收支情形整理清楚，除却軍費以及一切行政經費，而且裁掉甚不正當的煙捐，每年亦當剩餘數千萬。如以建築鐵路每年可以築成數百里乃至千里之路線。如此偉大事業，不知聯合經營，以為四川人創造無窮的幸福，貽留無窮的紀念；乃為一羣無聊的親戚，朋友，謀一時間的利益，各據一方，搜盡所有的錢財，以增長其相圖相防的力量，以求得最後的失敗，使四川人更總承其害，何苦呢！

雖然四川的軍人也都知道提倡交通事業了；各建築其防區中的馬路，各安設其防區中的電話，各買幾部汽車，亦訂幾隻小輪；然而枝枝節節，無與於根本大計，無與於大

多數人民的利益。要說今天以後的交通問題，便應就四川全省着眼，尤應就中國西方着眼。要覓得專門人才，根據運輸狀況，勘测路線，定一全四川的交通計劃。分析起來，便是：

(第一)定四川的鐵路計劃。

(第二)定四川的馬路計劃。

確定。

第一期建築那幾條路線，

第二期建築那幾條路線。

交通如血脈，必須使全省有統系，相互貫通起來，乃能增加運輸之量，乃能增加賤價物品大批運輸之量。不應這裏建築一段或那裏建築一段。

(第三)定四川的航路計畫

第一期開鑿何處航綫。

第二期開鑿何處航綫。

（第四）定四川的電報及電話計畫

第一期安設若干縣。

第二期安設若干縣。

這些計畫，便是四川人的一種公共理想——公共的交通理想，應該創造起來，而且去實現牠。

（二）其次論四川的經濟事業：

生產由手工而進於機械，第一需要的是鋼鐵，第二需要的是煤炭。兩種材料，四川都出產，不過此刻都是用土法開採。如果改良開採方法，其產量之增加，當可以供給四川機械事業發達以後的需要。尤其是富有天然的發動力。灌縣和大渡河的水力，不知可發若干萬馬力。重慶周圍一二百里，山間瀑布，亦數十處，綜其全量，亦當不下萬疋馬力。有這偉大的，不需燃料的自然的幫助，試想一想：可以發展若干的機械工業，安設若干地方的電燈，電爐，行駛若干路綫的電車。有自貢一帶的鹽可以全用機器開採，而且可以製成精鹽，製成化學

原料，遍銷於國內外，不爲引岸所限。有資內一帶的蔗糖，可以製成精糖，抵制外來的車糖，兼大宗的輸出省外。邛崃都是竹樹，都是造紙材料。大規模的造紙廠，可設數十百家，供給國中的需要。嘉定，潼川，順慶，保寧一帶的絲，如果由改良養蠶以至於織機繅絲，澈底想法，則不但生產量可以增加，價亦可以提高。又可自行提倡織造，以成品運輸出省，不以原料。松潘養羊，可以改良，可以提倡紡毛，又可以提倡毛織。榮，隆，江津，紡麻織布，均應特別改良，以提高其出產之量。桐油應用機械榨取，並可造成油漆，運銷到各國去。絲四川所有，今天以前，出口大宗，都是原料；今天以後，出口大宗，可以逐漸改爲成品，加量加價，都無限量。可闢油田，以供燃燒；可製水泥，以供建築需要。這一塊大好的地方，原料無限，製造無限，農業，林業，礦業，工業，商業，可以同時發達；祇要大家不去蹂躪牠——不從戰爭上去蹂躪牠，改變方針，共同扶助人民去經營牠，祇要十年，便成天國了。

以上所提一切生產事業，亦應如交通事業，覓得專門人才，定一發展計畫。設立指導機關，扶助人經營，並指導以經營的方法，爲之介紹專門人才，爲之調查一切情況，供其參攷……如是，則人民經營任何事業，都不感一點困難。如問資本，四川人並不是沒有資本，祇是沒有安全的地方和安全的事業，可以放心投資。即令本省資本不足，亦可歡迎外省人或華僑投資；即令本國人資本不足，亦可歡迎外國人投資。祇要四川不打仗，促成政治事業上軌道，不使一切生產事業有外來的妨礙，而又有指導監督的方法，不使同類事業盲目競爭，不使一樁事業內部發生弊竇或糾紛；則一切生產，必可如春筍怒發，蓬蓬勃勃地經營起來，每年出口貨物當增加數萬萬。

(三)再次論教育事業

(1)就學校教育說：

(A)第一應如何籌畫小學教育，使牠普及；不僅僅教學生讀幾句死書，應如何訓練他們認識自然，認識社會，並訓練他們對人，作事，各種生活的能力。

(B) 第二應如何籌畫中等教育，一方面應小學畢業生升學的需要，他方面準備學生升入專門或大學，尤其是準備到社會上去應用。如在自貢兩井，便須在鹽業上去應用；如在資內一帶，便須在糖業上去應用，如在成都，重慶，便須在商業上去應用；如在鄉間，便須在農業上去應用。

(C) 第三應如何籌畫四川辦若干大學，在那一個地方辦那幾科。期於這幾個大學能够領導四川人研究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尤其是要以四川所有的自然問題——地質和生物的問題；四川所有的社會問題——政治，教育，經濟，宗教，種族，人口等等問題——作爲研究的對象，以其所得供獻於國家，並供獻於全世界上。亦領導人欣賞較高的藝術——文字，戲劇，音樂，圖畫和其他。期於以科學代替迷信，以藝術的生活代替一切下流無聊的娛樂。

(2) 就社會教育說：

(a) 應有如何完備的圖書館供人研究學問和解決問題時的參考，

(b) 應有如何完備的博物院供人遊覽，

(c) 應有如何廣大的運動場供人運動，

(d) 應有許多公開的會集，尤其是公開的講演，以代替茶館、酒館，乃至於煙館的閒談。

教育上需要與辦的事業非常複雜，需要專門的人才，亦非常衆多。四川缺乏，延攬至於省外，本國缺乏，延攬至於各國，亦當把牠舉辦起來。雖然費用稍大，然絕不能與無限制的軍費比較。如論其結果，則教育的力量，可以使糊塗的四川人聰明，可以使無辦法的四川有辦法，可以領導四川人把四川經營好，而且使全中國受好的影響。軍費使用的所得，則惟一的是戰爭相尋，把一切事業毀壞無餘，把四川的前途弄得黑暗沉沉，使人絕不相信世界上還有光明。這兩樣事業擺在面前，請大家比較，把錢使用在那一方面更妥當。

(四) 再次論財政問題，軍事問題……如果各有專門人才，考察現在狀況，擬定具體計劃，使全四川人——尤其是四川的軍人——知道這些問題都是全四川人

的公共問題，急切需要全四川人共同努力去解決他，並且知道這些事業都是人事上有把握實現的事業——祇要大家願意去實現他。把他作為四川人的公共理想，我們相信，可以消滅各方的紛爭，可以慰安一切感覺無辦法的人的靈魂，可以把天國移到人間，亦可以把凡人渡到天上。

九 秩序

前節提出來的各種經營，是建設上重要的問題。我們向來亦都知道，教育，交通，經濟事業是建設上重要的問題。然而此外還有更重要的問題，是根本，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前提，我們却忽略了，便是如何建設秩序的問題。要這一個問題有法解決，其餘一切問題才可以迎刃解決。不管教育也罷，交通也罷，經濟事業也罷，如果秩序建設不起來，任何事業也是建設不起來的。

要政治上軌道，正是要政治有秩序。有人誤解，以為戰爭是一種有效的方法，可以平定國家的紛亂，而回復其政治的秩序。其實，戰爭是破壞秩序的利器，絕不是建設秩序的工具。不但政治上社會上原有的秩序，一旦有了戰爭，

會破壞無餘；即軍隊的編制，財政的整理，是戰爭者本身平時要把秩序建設起來的，亦往往因戰爭而摧毀之。從另一方面說：川省各軍，一年以來，能夠逐漸編制其軍隊，整理其財政，亦正因為沒有劇烈的戰爭，沒有戰爭，便漸有秩序，所以要使政治上軌道，惟有消滅戰爭，建設秩序。

人們有了公共生活，便必須有秩序。牠的含義並不像平常使用牠的時候那樣簡單，不但是講堂不要說話，或戲場裏不要打架。一樁事業，要細緻地分工，親切地合作，要從一個嚴整的統系上，甲做這樣，乙做那樣，各個不放棄責任，相互不失措聯絡；這種秩序，尤其是公共生活中間不可少的，不但是公共生活如此。一間房裏，甚麼東西放在甚麼地方；一件事情，縱應該分若干步驟，橫應該分若干部分，應如何次第進行，分別整理；此就在個人生活中間，亦應建設一種秩序。公共秩序的建設，其繁複，其困難，比個人大有加，其細緻却一樣。如果大家沒有秩序的習慣，絕不易急遽地訓練。所以這不但是建設一切事業的根本問題，尤其是其第一個困難的問題，人說：中國之大，不易有三人以

上的團體；我們覺得：中國之大，亦不易有兩人以上繼續辦好的一樁事業——這便是困難的證明。

從此我們便應知道**政治問題不是可以大刀闊斧解決的**。因為政治上主要的是建設問題，是建設秩序的問題。國家雖大，其建設秩序的工作細緻，乃與個人生活的秩序是一樣細緻的。分析起來，都是一點一滴的問題，不是大刀闊斧的問題。合無數一點一滴以成一樁事業的統系，合無數事業以成一個地方的統系，最後乃成一個國家的統系。

因此，我們亦不要以為四川問題是可以大刀闊斧解決的。四川問題亦是**如何建設秩序的問題**。如果要明白這樁事情的困難，祇須大家回頭顧到本身的事業是否已經建設起秩序了。因為社會上一切事業，人們一切生活，都沒有秩序，幾乎大家不覺得秩序還是人生需要的。猶如居住在一個城市裏，衆人作事都沒有**一定時間**，自己也不需要鐘錶一樣。能幹的脚色都超越乎秩序講究活動去了，不能安頓他在辦公室裏，亦不能給予他一種固定的職司。一般人羨慕的都是能夠活動的人，這在無秩序的社

會裏，相尙成一種風氣。好在社會無秩序，這般人乃頗適宜於生存。不但他們不適宜生存於一種組織之內，他們幾乎以反秩序，以不遵一切公共生活的規律爲能事。進戲園不給錢，坐輪船不扯票，然後才爲面子，他們何能創造社會的秩序？如果四川的軍人各想到自己的貴部有這樣的情形，便會感覺得眼前創造秩序已經非常的困難，何能談到四川重大的問題。此後惟一的使命便在如何親親切切，細細緻緻從自己起，創造秩序。由自己已有秩序，促成全四川有統系，自己亦在那統系中間生活去。

一〇 人

人都知道目前逼中國是問題，而且都是無法解決的問題，不管他是教育問題或經濟問題；軍事問題或政治問題，都是一樣無法解決的。從我們看來，不是一切問題無法解決，是人無法解決一切問題。在解決一切問題之先，便要解決人的問題，便要訓練人如何去解決問題。

有人問着我們：「四川到底還有辦法沒有？」我們答道：「有辦法，但遞交何人

手裏辦呢，這却沒有辦法了！」我們要爲四川想一種妥當的辦法；而那一大羣大羣的人，是爲了另外一種關係聚集起來的，不是爲了這種辦法選擇起來的，他們何能担任這種辦法呢？他們沒有這樣的志趣，更沒有這樣的訓練。所以四川的問題不是沒有辦法，是沒有人。我們所希望的亦不是天生聖人賢人，是要一切人有訓練。是要有力量的人們都爲四川訓練人，都爲四川未來的辦法訓練人，不要訓練人各爲其自己，或更相互間準備戰爭。

今天以前，因爲許多有力量的人們專門準備戰爭，使得社會沒有秩序，便使得許多人生活不安定，到處找事，找不着事。掉一方面看，無辦法的社會，亦沒有訓練出有辦法的人來，供給各種事業上的需要；一種事業，到處找人，亦找不着人。這是兩方不能調協的現象。事業上需要的人才，還須建設事業時從新訓練。從新訓練，非常困難，所以建設事業，極易失敗。

無辦法的社會，豈就沒有訓練出有辦法的人才，即令有了人才，亦要被牠毀壞。

第一便是專門技能要被牠毀壞。專門技能須用在專門事業上；社會上沒有專門事業。專門技能便無所用之，所以學工業的，學農業的，半在軍事機關當起秘書來。

第二便是高尚志趣要被牠毀壞。許多青年朋友，頗具熱烈的感情要去改造社會，結果倒被社會把他改造了。社會的勢力，一方面壓迫，一方面引誘，誰也祇好隨波逐流，不能在中間獨行其是，獨抱其高尚志趣。

第三便是良好習慣要被牠毀壞。一般社會的習慣是在講嫺，講賭，講奢侈，講欺騙，逼得一切人只有跟追，不能反抗，縱有良好習慣，亦要丟掉。

毀壞人才，豈止以上三端？無辦法的社會，使許多有志趣的人才，不肯同流合污，則消極，厭世，悲觀，或竟自殺了。或竟激起其不良的感情，以與現社會——尤其是現社會中不良的勢力——敵對，認爲現社會不可以改善，祇可以摧毀。結果，摧毀現社會未得，却被現社會仇殺了。這般人如有辦法的社會裏，亦是極有辦法的。可竟因爲社會上無辦法，不給予他們

以可走的大路；他們竟無路可走，或竟急不暇擇地走入與世相注的路，其被毀壞乃較以上三端爲尤酷，豈不令人悲痛？

最可悲痛的，乃是不能訓練人則罷了，又從而甚酷地毀壞之！

所以今天以後訓練人是一切問題的中心問題，而且是建設秩序的前提。雖然一切事業都需要建設秩序；然而需要人去建設秩序。不但我們要訓練得人們能够作事，能够從事業上建設秩序；還要訓練得人們能够影響社會，同時絕不受社會影響，絕不被社會毀壞下去。這樣養成強健的風氣，才能解決今天以前不能解決的問題，才能夠建設一切事業，才能夠把人民拔出苦海，才能夠發現一個快樂的世界。

一一 盼望

我們最後還有幾點誠懇的盼望，是盼望四川人的，尤其是盼望四川軍人的。

第一是大家應該認清楚力量。力量的大小絕不能從官兵數目上去計算，亦絕不能從槍枝子彈的數目上去計算。從另一方面看：也不是槍枝

子彈比人好，或官兵比人更有軍事訓練，便算強的力量。如果兩種軍隊的性質和要解決的問題都是一樣，這些條件也許可以作為兩方力量的比較。

終須知道：真正的力量大小，還不在軍隊本身，而在政治影響。軍隊力量祇能及於疆場，政治影響却可以瀰漫及於全國。掉過來說：猛烈的槍砲可以抵禦敵軍，却不能抵禦自己軍隊隨着政治影響而起的變化。所以袁世凱擁有幾十萬雄兵，不能對付那雲南，貴州，廣西幾省的獨立，退而依然求當一個總統，亦終沒有辦法。

甚麼是政治影響？就是在不良的政治狀況下面做一個好榜樣，給予人學，給予人享。譬如無希望的國家，鬧得無寧日，那裏要是有一幅乾淨土，而且把那一幅乾淨土經營得十分美好，便會引起全國人集中的希望，便會影響及於全國了。成績愈好，影響愈大；範圍愈小，成績愈好。

今天以前，從川省裏也就看得出許多好的影響是從一隅及於全局的。祇要一樁事業有人發起，不久便會影響及於全川，成為風氣。如修馬路，從成灌

一線起；改街道，從成都一市起；都是顯明的例。不過，其影響不一定都是好的，不一定能够澈底影響全川，使牠變到好的方面去。

在桂系軍隊尙存在時，川省有代表到了中原回來，勸告各將領不要隨着中原的亂子轉移，說是：中原割據的趨勢，還正在學川省，而且是學幾年以前的川省，川省人又何必回轉去學他們呢？這樣見解，好多明白人都很以爲是。我們且不必據此以斷定川省應否步武中原，而姑據此以證明川省人歷年經營的影響，不僅及於川省，乃更及於省外，及於中原了。大家便不應自誇而應自慚。今天以前如果曾經予中原以影響，乃是予以不好的影響。今天正應懺悔，澈底改變自己的生活方法，進而改變川省的政治狀況，期予中原以極好的影響——使一切不好的勢力亦都一樣學好。這才是我們所期望的政治影響。

不過現在各方有力量的人所可經營的範圍，口嫌其太大了；如要就那範圍全部有所經營，已絕對的難有好的成績，何必更進一步，圖擴大其範圍！圖擴大其範圍

，徒惹起爭奪，妨礙經營；縱然僥倖成功，所得結果亦只有經營不好而已。安有政治影響？安有偉大力量。所以今天以後斷斷用不着爭奪，祇用得着經營，祇用得着各方聯合起來一點一滴經營，以求其成績最好，影響最大。

第二是大家要認清楚幸福。人生的快慰不在享受幸福，而在創造幸福；不在創造個人的幸福，供給個人享受，而在創造公衆的幸福，與公衆一同享受。最快慰的是且創造，且欣賞，且看公衆欣賞。這種滋味，不去經驗，不能嘗到。平常人都以為替自己培植一個花園或建築一向房子，自己享受，是快樂；不知道替公衆培植一個花園或建築一向房子，看着公衆很快樂地去享受，或自己亦在其中，更快樂。一個朋友說：「人們建築一向美麗的房子在一個極大的公共豬圈裏面，何如建築一向小小的草房在一個極大的公共花園裏面！」這便是一個頂好的算盤，最大的快樂，最大的幸福，都在公共的經營裏面。

我們如果不汲汲於個人幸福的享受，便不求有所取得；便用不着互相爭奪了。如果

掉一方面而努力於公共幸福的創造，就四川人說，努力於四川人公共幸福的創造，那便全四川人應該聯合起來了，聯合起來創造極大的無窮的幸福，享受極大的無窮的快樂，不再創造痛苦，不在從爭奪方面創造痛苦了。

第三是大家要擴充愛的對象，變更愛的方法。今天以前，愛在對象祇及於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親戚朋友，不管他們好壞，都要爲他裝飾，爲他安排。尤其是當首領的對於部屬要替他們找事，替他們找錢。一生辛苦爲人忙，試想一個究竟，有甚麼意義？那許多人半是無聊，半是原來有用，也被諸公愛得他們無聊了。

我們愛一個人，便須得望一個人好，便須得把一個人訓練好。現在社會上需要的好人，不但且消極地不妨害社會而已，還須積極地爲社會作事，爲社會作一樁有益的事體。我們便要訓練我們所愛的人，由妻子兄弟以至於親戚朋友，以至於一切部屬，個個都成好人，都能夠爲社會作一樁有益的事體。

大家應該覺得，無論對人對物施其愛的感情，都是精神上非常感覺快樂的

。我們愛自己的兒子或是愛一輛去書，可以用盡我們的力量去替他或牠想辦法。如果我們真要尋得這樣的快樂，却遍捕皆是。只要我們擴充愛的範圍到全社會上去，到處都須得我們用盡力量去想辦法。我們可以愛一個公共的圖書館，把牠裝飾得非常美麗，安排得非常完善，使一切社會上的人都羨慕牠，都替慕牠，都要來親近牠，都感激牠的親切的幫助。我們如果拿十萬廿萬來加在這一椿愛的事業上，我們無窮的快樂，至少也應該超過我們搶十萬廿萬的財產，來交在一個不成器的兒子手上。

第四是大家應該認清處目前大好的時機。人都知道如果政治上社會上的狀況非常良好，我們在中間做起事來，可以得許多幫助，無一點障礙。可是，不幸而生在這時的中國，尤其是這時的四川，環境上只有障礙滿眼，何能幫助一點？因此，萬事經營起來都非常困難，非常危險。其實，有力量的人如果澈底地明瞭除自身外，別無所謂障礙，如果肯改，便可馬上改到幫助方面。正惟其環境不好，是予我們以弄好的時機。要是大家很聰明，便不要放過這時機，趕快，努力，把現在不好的政治環境——這正是今天以前

大家創造起來的——乃至於不好的社會環境想法改好。絕不可誤認爲環境太壞是予我們以壞的時機——我們違背一切法律，無人可以干涉，攫取一切款項，無人可以清理，高興可以施仁，發怒可以宣戰，平時有無數人可以供奔走，戰時有無數人可以供糧。這樣誤用時機，而且把這時機繼續創造起來，交與後來人，須知後來人弄好的一天，便是諸公最後難看的一天。即令自己可以苟延到生命終了，亦永遠留一個歷史上的污痕，千萬世人都歎息着，這一個篇頁是被諸公染污了的。

我們盼望四川人，尤其是四川的軍人把這四點認識清楚，認識清楚了便下手，下手以後便一直做到最後成功！千萬不要繼續錯誤，一直以最後失敗爲結局！

十二 怎樣下手

我們經營四川，怎樣下手，却要分出步驟。各個地方的專們人才宜聯合起來組織團體，研究政治問題——研究政治上的經營問題，同時亦考察四川的情形。爲各軍將領

介紹世界的趨勢，同時亦介紹解決四川問題的方法。此種研究團體亦可由各軍將領聯合專門人才發起。各個地方的這樣的團體又相互真其所得，質其所疑，以信函，以出版物，往來討論，求得一個大體相同的辦法，以促四川人實行。這是第一步。

全省專門人才向來沒有一次會集討論其專門的問題。許多工程師在建築零零碎碎的馬路，何不集合起來討論一個四川馬路的建築方法及其系統——在討論以前，調查現在馬路的建築狀況；在討論以後，便應定一具體的計劃。教育專家，工業專家，農業專家，醫帥……各應有同樣性質的專門會議。此種會議，可由專門人才發起，亦可由將領發起。其費用各由所任職務的機關擔任之。這是第二步。

四川的軍師旅長，常常這一部分在這裏開會，那一部分在那裏開會，從沒有見全體集合起來開一次會。會議的內容都是秘密的，我們不敢妄猜不是四川人的利益；但如其是四川人的利益，便可以不守秘密了。最好有一次全四川的將領，自師長以

上或白旅長以下的會議，各種專門人才都有代表列席，共同商量四川人的問題。商量那件事錯誤了，那些事應該做，又應該怎樣做。商量停止軍事的發展，揀行各種專門人才的計劃，分配各種專業的經營於各種專門人才，分配各種監督的責任於各將領。此種會議，可由將領發起，亦可由社會方面的有心人發起。這是第三步。

俟省政府組織，或糾紛疏通之，組織一備審員會，各將領領之外，加入幾個專門人才為委員，指導考核各種專業的進行，逐漸促成其統一。這是第四步。

這四步辦法有兩個要點：

第一要促成四川人研究政治問題——由原理以至於實施的方法，具體的計畫，使我們知道政治上完全是關於國家或地方的問題，其立足點絕不在自己一個人，一家人或一羣人的利益上；是有正當方法解決的，相互爭奪絕不是解決的方法。其形式是就四川人解決四川的公共問題，絕不是以這一

軍解決那一軍，或那一軍解決這一軍。換句話說：這是一種事業，縱分若干步驟；橫分若干部分，是倚賴大家共同經營成功的，而非可以相互爭奪成功的。相互爭奪，正是今天第一個待解決的政治問題，橫梗了一切海事業的經營，是需要大家首先想法，共同解決的。

第二是促成四川人以公開的會議替代秘密的會議，以全體的會議替代局部的會議，以性質爲着全四川想辦法的會議替代性質爲着與會的一羣人想辦法的會議。向來局部之秘密集合，是爲個人或防人圍己，是爲預備戰爭，或足以引起各方疑懼，因而引起各方作戰爭的預備。如果全體集合在一處，商量公共的問題，而且常有這樣會面的機會，則可以促成相互了解，相互接近，可以消滅相互的芥蒂和疑懼，可以消滅戰爭及其預備。今天以前，大家的團體也便是偶然結合起來的，並非有何種血統的關係；大家的敵人也便是偶然隔閡起來的，並非有何代世仇的關係。時而爲友，時而爲敵，全隨形勢爲轉移。我們盼望大家創造一個新形勢——這新形勢是全體集合起來開

會議，爲全四川人謀福利。由這會議消滅了相互間的隔閡，由隔閡消滅，消滅了相互間的敵對關係，由敵對關係消滅，消滅了相互間的戰爭。

我們提倡這樣的辦法，第一是無悖乎三民主義的，是可以在三民主義之下具體實施的。許多人把一個三民主義加上許多不同的注解，使人莫衷一是；拉起黨徒來，更使人左右做人難。我們認爲祇有提出具體的辦法，實施具體的辦法，以建設中華民國——以建設中華民國裏的四川，乃能爲三民主義下一個極正確的注解。

我們提倡這樣的辦法，第二是無悖乎國家統一的——或是可以促成國家統一的。我們在國民政府法令之下經營四川，實足以發生法令的效力，而促成其推行。不幸而中原不寧，亦無礙於四川的經營。以今日四川過剩的力量，祇要沒有人去援引外力，是不慮着任何外力來侵擾的。中

原十年不甯，我們便有十年經營。那時大有成績，亦許可以進而促成中原澄清了。

光明就在眼前，祇有盼望四川人——尤其是四川的軍人——大夢其醒！

四川人的大夢其醒

#573

602128

60

602128